

創造性督導方式與技術的運用

The application of creative supervision skills and techniques

謝政廷¹、吳秀碧²

Cheng-Ting Hsieh¹, So-Phie Woo²

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創造性督導方式與技術的運用。首先，在文初，筆者先說明撰寫本文的思考脈絡並且界定創造性督導的定義。再者，筆者回顧過去的督導文獻，探討創造性督導的緣起與發展。接著，筆者探討創造性督導的方式與技術，當中主要包含三大範疇：1.視覺藝術媒材，例如：隱喻性圖像法、結構式隱喻繪畫法；2.神話故事與自編故事的隱喻，例如：自然環境的隱喻、自編隱喻性故事、希臘神話故事；3.沙盤與物件。此外，筆者亦在文中探討創造性督導的隱喻內涵與功能，內涵的部分主要指出創造性督導形成了一個「督導者——受督者——個案——創作作品」的四維互動歷程，功能的部分則涵蓋了促進受督者的表達與覺察、拓展受督者的直覺與敏感度、提升受督者多元能力與覺察、提升個案概念化的能力、提升團體督導的效能。最後，筆者於文末進行結語，總結本文的重要概念並且指出使用創造性督導時的注意事項。

關鍵詞：創造性督導

壹、前言

諮商歷程是一段由諮商師與個案兩者共構的獨特人際歷程，每位個案都有獨特性，每位諮商師也有個人諮商風格。在這樣的配對組合下，連帶的也影響諮商師在接受督導時的反應。一般而言，督導者在督導歷程將盡可能善用自己的督導知能，以力求符合每位受督者

不同的需求與期待，進而給予適性的回饋或建議（Hoffman, Hill, Holmes, & Freitas, 2005）。自督導被公認為有別於諮商關係的一種特殊專業活動（Lizzio & Wilson, 2002）以來，督導模式的發展不但迅速增加，督導的方式與技術也漸趨多元。

回顧文獻，發現過去關於督導模式的論述多數側重在Stoltenberg的發展模式、Bernard的區辨模式，以及Holloway

¹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博士候選人、新北市板橋區文聖國小專輔教師

²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兼任教授

通訊作者：謝政廷，（220）新北市板橋區文聖街86號，Email：hct1983@gmail.com

的系統取向督導模式。近幾年來，美國的督導實務開始發展出所謂的「創造性督導」(Creative Supervision)，主要為運用視覺藝術、故事、沙盤遊戲等表達性藝術媒材作為督導的方法與技術 (Lahad, 2001; Newsome, Henderson, & Veach, 2005)。由於創造性督導在督導過程中藉由表達性藝術媒材的隱喻催化督導歷程，受督者可以透過這些媒材表達內在的想法與感受，故又稱為「表達性督導」(Expressive Supervision)。此外，由於創造性督導在過程中，隱喻是決定督導效能的重要元素之一。因此，有些文獻將創造性督導歸類在「督導的隱喻」範疇 (Amundson, 1988; Bernard & Goodyear, 2008; Guiffrida, Jordan, Saiz, & Barnes, 2007)。

由於本文強調「創造性」在督導過程所扮演的角色。因此，在督導之中，不論使用隱喻、視覺藝術、故事或沙盤等方法，在本文皆統稱為創造性督導。此外，由於在創造性督導過程中使用的媒材具有隱喻與表達的功能，因而將這些媒材統稱為表達性藝術媒材。本文旨在彙整創造性督導的相關論述，以期為台灣的督導方式與技術注入更為多元的觀點，供督導者和受督者參考。

貳、創造性督導的緣起

目前被廣為使用的督導模式，無論是發展模式、區辨模式或是系統取向的督導模式，主要都使用口語督導的方式，而督導歷程所關注的焦點，多在受督者的口語訊息、邏輯思考與認知能力等 (Bernard & Goodyear, 2008)。這樣的督導模式可能較適用於偏重認知功能取向的受督者；由於前述諸督導取向較少著墨關於受督者的非語言訊息、想像力或創造力等面向，對於偏重情感功能取

向的受督者，或許較難以展現督導效能 (Lahad, 2001)。

有鑑於此，近年來諮商師培育訓練者，以及從事實務的督導者已經開始描述在督導或訓練歷程中，整合創造性督導的元素，亦即強調受督者的非語言訊息、想像力或創造力等 (Amundson, 1988; Guiffrida et al., 2007; Lahad, 2001; Newsome et al., 2005)。Drewes與Mullen (2008) 指出傳統的督導方式較強調口語與認知層面的表達，對於非口語層面與情感層面訊息的重視較顯不足，若是督導者能夠以活動式的方法進行督導，將能以較有趣、較活潑、擺脫傳統較僵硬化的口語方式來協助受督者從督導中獲益，促進認知與情感兼具的專業成長。

因而，晚近便有督導者使用繪畫、故事，或其他表達性藝術媒材於督導中。若使用受督者創作與個案相關的繪畫，旨在從繪畫中的隱喻提升受督者概念化個案的問題，以及諮商關係 (Amundson, 1988)；若由受督者藉由繪畫的方式表達對於個案的理解，則旨在協助受督者表達難以用文字清楚說明的想法與感受 (Osmond, 2001)。Ter Maat與Bowman (2001) 則介紹使用表達性藝術媒材在團體督導的運用方法 (引自 Newsome et al., 2005)；Wilkins (1995) 則藉由心理劇與視覺藝術，幫助團體督導中的受督者獲得自信和自我瞭解等層面的成長。

此外，也有單獨使用故事，或並用故事與表達性藝術媒材於督導中者，例如使用顏色、形狀、故事、沙盤遊戲治療的小物件等媒材，進行創造性督導 (Lahad, 2001)，或者運用希臘神話故事，藉由希臘神話故事幫助受督者覺知個人優勢，並且轉化潛在的劣勢成為寶貴的資產 (Sommer & Cox, 2003)。最

後，尚有使用電影或劇本者，例如在諮商師養成訓練中使用電影的方法（Toman & Rak, 2000; Higgins & Dermer, 2001），或針對受訓中的諮商系學生，使用電影劇本創作技術（screenwriting technique）進行訓練，提升學生的專業成長（Shepard, 2002）。

由上所述，可以看到晚近興起的創造性督導方式，在方法與技術上也與晚近在諮商方法與技術的多元化並進，讓督導者在督導方法與技術有更多的選擇，對於督導者或受督者可能更具適性的優勢，甚至對於使用創造性方法或技術進行諮商的受督者而言，或許更能從督導歷程獲益。

叁、創造性督導的方式與技術

近年來，創造性督導的發展有逐漸邁向多元且成熟的情形。在Lahad於2001年正式提出「創造性督導」一詞之前，已經有督導者陸續將表達性藝術媒材結合在諮商督導歷程。2001年之後，則有Newsome等人（2005）針對創造性督導在團體督導中的運用進行統整性的文獻回顧。Guiffrida等人（2007）也針對表達性藝術媒材在督導歷程中，藉由隱喻的元素達成受督者在個人成長和諮商能力兩個層面的發展進行系統性的論述，於焉創造性督導乃備受矚目。以下依序說明視覺藝術、神話與故事、沙盤等三大類表達性藝術媒材與方法在創造性督導中的運用，並於各類方法中再依作者發表年代的先後順序分別介紹之。

一、視覺藝術媒材

在創造性督導所使用的眾多表達性藝術媒材之中，視覺藝術媒材的使用最

早，也是使用最頻繁的方法之一，可以說是發展得較為完整的創造性督導方式之一，因而提出論述的學者也較多。茲依「隱喻性圖像法」、「結構式隱喻繪畫法」和「結合視覺藝術媒材與心理劇技術的方法」等三種次類別，分別介紹Amundson（1988）、Ishiyama（1988）、Wilkins（1995）、Osmond（2001）、Saiz與Guiffrida（2001），以及Fall與Sutton（2004）等學者所發展的方法與技術。

（一）隱喻性圖像法

1. 在現有的文獻中，最早將表達性藝術媒材融入督導歷程者，當屬Amundson（1988），他將此技術稱為隱喻性圖像法（metaphorical pictures）。他會將繪畫媒材融入督導，基本用意在透過創作關於個案的繪畫，協助諮商師反思自己如何看待個案和個案的議題，以增進個案概念化，或反思他們如何看待個案在治療中的進展。因此，Amundson會在督導歷程中，邀請受督者運用畫圖或藝術拼貼的方式，將自己對於諮商歷程或個案概念化的理解，透過繪畫或藝術拼貼的創作作品具體的描繪出來。在受督者創作完成作品之後，便引導受督者透過圖像中的隱喻討論，藉此協助受督者洞察與反思個案概念化的歷程。

Amundson的隱喻性圖像法涵蓋四個基本步驟：（1）督導者邀請受督者藉由創作與個案相關的繪畫，針對個案進行摘述，作為瞭解個案的視覺圖像；（2）督導者針對受督者在作品中出現的個案特定議題進行討論，例如受督者在創作中，可能呈現個案有很大的負擔，督導者與受督者討論的議題會是這個負擔是因為個案的內在狀態所致、還是因為個

案的外在環境影響所致；（3）將討論的焦點從個案的身上轉到諮商關係，督導者可能邀請受督者討論諮商關係間的權力、方向、責任、以及投入程度等議題。以前述個案為例，督導者可能詢問受督者是否分攤了個案的負擔或指出個案的方向、是否幫助個案卸下部分的負擔等；（4）最後的步驟，是邀請受督者重新創作繪畫或是改變繪畫，藉此反映在督導討論歷程的新洞察或新反思。一幅新的繪畫或是在原來的繪畫中增添新的元素，均可作為受督者的提醒或是未來的諮商方向。

此外，Amundson建議受督者返回諮商現場時，也可以適時將自己創作關於個案的繪畫與個案分享，並將這個分享與討論的歷程當作檢視諮商目標達成程度的評估，以及作為設定未來諮商目標的依據。受督者也可以邀請個案創作一幅相似的繪畫，接著受督者使用自己與個案創作的兩幅繪畫進行討論。

Amundson的方法可以協助受督者以較具象、較直覺、較全面地描繪與思考個案和個案的問題，也可引發更深的領悟與創造性的問題解決模式。

2. 與Amundson相似，Osmond（2001）

在督導歷程中融合了繪畫媒材。主要由於Osmond發現有時候受督者在督導歷程中，會有一些概念或想法無法用清楚的言語或文字進行表達。他認為使用繪畫可能可以協助受督者表達難以清楚使用語文說明的想法。之後，Osmond曾以繪圖的方式進行研究，結果發現藉由繪畫出來的圖像之輔助，受督者很容易就可以解釋他們的想法（引自Osmond & Darling, 2005）。由此可見，督導者將繪畫融入督導歷程中，可以協助受督者進行內在想法與感受的表達。

（二）結構式隱喻繪畫法

1. Ishiyama（1988）藉由提供更多特定的引導來拓展Amundson以繪畫技巧進行個案概念化的有效性。他建議督導者在團體督導情境中，可以藉由邀請每位受督者反思或書寫一個特定的諮商晤談問題或是與個案相關的問題，來展開隱喻性的繪畫活動。為了協助受督者進行這個反思的歷程，Ishiyama建議受督者首先填寫六個未完成句：（1）「我看見個案主要關注的焦點是……」；（2）「個案與我互動的方式是……」；（3）「在這次的晤談歷程中，我嘗試作的是……」；（4）「在這次的晤談歷程中，我對於自己身為一位諮商師的想法與感覺是……」；（5）「諮商晤談的方式是……」；（6）「我覺得我的個案可以從這次的晤談中獲得……」。

第二步，邀請受督者填寫第二組未完成句：（1）「我覺察到個案所關注的焦點，可以用哪些圖像的特徵來表示……」；（2）「個案在晤談期間回應我的方式以及感覺，可以用哪些圖像的特徵來表示……」；（3）「我在晤談期間所作的結論，可以用哪些圖像的特徵來表示……」；（4）「晤談進行的方式，可以用哪些圖像的特徵來表示……」。這組語句的設計主要用來鼓勵受督者進行隱喻性的思考。

第三步，邀請受督者藉由繪畫的方式（圖像或符號均可）呈現出自己的個案。最後，邀請受督者在督導團體中輪流分享自己的繪畫，並和其他受督者以及督導者進行討論。在這個督導團體的討論中，督導者的角色主要在引導與催化對話。此外，鼓勵團體成員藉由詢問、表達對於這個議題的同理性理解、擴展分享者的隱喻等方式，以協助分享

者發展出更深入的個案概念化。Ishiyama建議在受督者完成這個活動之後，受督者可以改變繪畫，藉此反映出因討論衍生而來的新洞察，以及呈現受督者的個案概念化如何產生改變等。此外，Ishiyama也建議受督者應該與個案分享自己的繪畫，以產生與個案議題或諮商關係相關的討論。

2.有別於Ishiyama（1988）的結構式隱喻性繪畫技術，Saiz與Guiffrida（2001）提出另一種結構式的隱喻性繪畫技術，督導者可以用來促進受督者的個案概念化技巧。這個活動名稱為「我在哪兒？」，乃是依據R. R. Kopp（1995）在治療中使用隱喻的主要程序為基礎改編而來（引自Guiffrida et al., 2007）。

在Saiz與Guiffrida的結構式隱喻性繪畫技術中，督導者一開始會在一張空白紙上畫上一個火柴人代表受督者的個案。之後，督導者邀請受督者將一個X型的記號放置（或繪畫）在畫有火柴人的紙張上，藉此指出受督者覺得自己與個案相關連的位置在哪裡。督導者解釋這個X型的記號可以出現在個案的上方、下方、或任何一邊，或是任何受督者覺得可以確實描述自己與個案關係的位置。

接下來，督導者藉由引導受督者擺放（或繪畫）X型記號的位置，協助受督者探索與個案間的動力。而後，督導者邀請受督者使用隱喻來描述他們所擺放的位置像什麼，例如受督者將X型記號放在代表個案的火柴人的肩膀上，督導者可以詢問受督者將X型記號放在肩膀上看起來像什麼？倘若受督者對於這個問題形成隱喻性的回應有困難，督導者可以藉由詢問一系列與受督者位置相關的問題來協助受督者，例如受督者將X型記號畫在個案的上方，督導者可能詢問受督者：「在某種程度上，是否會覺得自己

在教導個案、引導個案，或是覺得自己在協助個案上具有優越感？」；受督者如果將X型記號畫在個案的下方，可能提問受督者：「是否有承載或支撐個案的感覺，或是在協助個案時，在某種程度上是否對於個案感到有些自卑或無價值的感覺？」；督導者可以提問將X型記號畫在個案後方的受督者：「是否會覺得自己在推著個案前進，或是否對於跟隨個案的腳步有困難的感覺？」。

在受督者已經發展出對於自己和個案之間關係的隱喻之後，督導者會藉由提問來幫助受督者拓展隱喻的圖像，這些提問用來催化對於和個案工作時的感官圖像之理解。一開始督導者可能會提出一些問題，達成在隱喻性圖像中探索視覺或是聽覺體驗（例如：當你看到自己在個案的下方時，你看見或聽見什麼？）。督導者也會用一些問題來協助受督者發現情感與認知反應的隱喻（例如：你對於周遭的感覺與想法可以用什麼隱喻來代表？）。

為了幫助受督者瞭解系統性與脈絡性的因素如何影響個案的處境，督導者可能也會使用一些問題，例如：這個隱喻涵蓋了哪些人？你可能會將這些人放在你與個案間的哪個位置？此外，也會使用隱喻性的圖像探索受督者對於個案經驗的隱喻性知覺，藉由詢問：「你覺得你的個案對於你將你們之間的關係畫在這個位置，可能會有什麼想法或感覺？」。最後，則邀請受督者藉由改變隱喻，像是詢問：「如果你可以對隱喻作一些改變，你可能想要改變哪部分？」，表達受督者認為對個案更好的協助方法。

在受督者詳盡探索完隱喻性圖像的各個成份之後，邀請受督者使用隱喻協助自己：對於個案的議題形成一個新的概念化、瞭解與個案之間的關係，以及

辨識出隱喻和改變後的隱喻可提供未來與個案工作的方向等。

Saiz與Guiffrida認為這個活動允許受督者以較不具威脅性和較具尊重性的方法，進入受督導者的信念系統之中，協助其獲得個人成長（引自Guiffrida et al, 2007）。

3. Fall與Sutton（2004）也在督導歷程中使用結構式的隱喻性繪畫活動。他們的方法為：督導者在受督者處於學期中期時，邀請受督者依據自己在諮商實務工作現場的經驗，繪畫一幅圖來描述自己對於成為一位諮商師發展階段的知覺。在該學期結束七週後，督導者會再度邀請受督者完成相似的繪畫，並使用此繪畫與期中完成的那幅繪畫在小團體內進行討論，藉此協助受督者探索與理解在專業發展上的成長。

Fall與Sutton在完成這個督導活動之後，發現受督者覺得這個活動幫助他們辨識出真實存在自己身上，但是以前卻沒發現的議題，因而促進他們概念化這些困境的能力，以及瞭解自己在成為一位諮商師的發展歷程中的努力。此外，Fall與Sutton更進一步指出：比起使用直接口語提問的方式，這個結構式的創造性督導繪畫活動，有助於教授們學習到更多關於受督者的面向，以及受督者身為一名諮商師的發展階段。

（三）結合視覺藝術媒材與心理劇技術的方法

Wilkins（1995）融合了表達性藝術媒材和心理劇的技術於督導歷程中，並發現這樣的督導歷程可以產生平行學習的效果。其督導步驟主要有三：（1）經由藝術創作進行自我探索：即受督者在督導者的引導下，進行自我探索的歷程，了解表達性藝術媒材對受督者個人

的意義；（2）角色轉換：督導者利用心理劇的角色轉換技術，邀請受督者藉由諮商師與個案兩種角色間的轉換，體會個案的狀態；（3）結合心理劇或角色訓練的方式：增加受督者較具現實性的反思個案的立場，促進受督者對個案產生較全面性的了解。

上述六個視覺藝術媒材的創造性督導活動，主要都強調督導者藉由視覺藝術媒材的輔助，一來協助受督者探索內在的自我成長，二來協助受督者獲得個案概念化能力的成長，使受督者這個人的效能得以提升，進而促成與個案工作時的諮商效能。

二、神話故事與自編故事的隱喻

在創造性督導中，也有使用故事協助受督者獲得成長。這些故事可以是廣為人知的神話故事和童話故事，甚至是現實生活中的自然環境，也可以是督導者依據督導目標自編用來促進受督者成長的故事。茲介紹Valadez與Garcia（1998）、Young與Borders（1998）、Sommer與Cox（2003）等人的方法如下：

（一）自然環境的隱喻

Valadez與Garcia（1998）使用環境的隱喻幫助受督者概念化自己身為諮商師的發展歷程。他們認為使用環境的隱喻可以幫助受督者對於督導經驗獲得較佳的理解。在活動中，Valadez與Garcia藉由比喻督導者為陽光，受督者為種子或新芽，將督導焦點聚焦在反思督導者提供的評價性回饋。督導者通常會對於受督者作下列的說明：「督導者與受督者的關係就像陽光與種子互動一般，督導者的評價性回饋可能會刺激與喚醒受督者與生俱來的成長能力。然而，因為雙

方的互動是緊密的，陽光也具有過度刺激的潛在特質，如果陽光給予過度的滋養可能會摧毀種子。同樣地，督導者的回饋，特別是那些讓受督者感到不公平或銳利的回饋，可能也會阻滯受督者的發展。」督導者藉由這段環境隱喻的故事說明，引發受督者反思督導歷程中的評價性回饋所造成的影響。

此外，Valadez與Garcia也使用地球大氣層的隱喻。亦即督導者向受督者說明大氣層中有可以看見與無法看見的層面，並將這兩個層面比擬到督導歷程中，例如大氣層中的「過濾層」，意味著受督者在成長歷程需要吸收評價性的回饋，同時過濾層也被隱喻為受督者個人的防衛系統。Valadez與Garcia指出受督者覺察過濾層就像覺察個人的防衛系統般的重要，因為當中可能包含受督者過去的評價性經驗。受督者只有覺察過濾層，才不會在督導歷程過度防衛、投射過去的督導經驗在現今的評價性歷程。因此，督導者在督導初期即可引入這個環境隱喻的故事與受督者討論，藉由環境隱喻的故事激發與喚醒受督者過去關於評價性回饋的經驗和隱藏的感覺。Valadez與Garcia強調這個歷程是受督者從新的經驗中獲得有效學習經驗的關鍵。

（二）自編隱喻性故事

Young與Borders（1998）的督導方式是，給受督者觀看一卷9分鐘的錄影帶。在這卷錄影帶中，督導者使用一個敘事類比的故事隱喻，幫助受督者詮釋與個案相關的特定臨床議題。這個故事隱喻為：「一隻猴子將手伸進一個罐子裡，想要抓起一片水果來吃，但猴子的拳頭後來卻無法脫離罐子，因為牠的拳頭太大了」。督導者藉由這一則故事協助受督者澄清與溝通一些臨床上的議題，例如：受督者如果是那隻猴子，而罐子是

個案的話，受督者想捕捉個案的那些背景資訊？那些原因可能會導致受督者無法捕捉到個案的背景資訊，就像猴子的拳頭無法脫離罐子一樣？若拳頭太大，意謂著受督者的那些個人因素阻滯了蒐集個案背景資訊？

Young與Borders發現透過隱喻故事的創造性督導，產生了如同一般督導模式會出現的平行學習歷程。亦即受督者描述，由於自己在督導歷程中接受以隱喻故事為基礎的督導方法，在結束督導返回與個案進行諮商時，也會增加隱喻故事的使用。

（三）希臘神話故事

Sommer與Cox（2003）使用現成的希臘神話故事作為創造性督導的方法。他們使用一則名為「賽姬與丘比特」（Psyche and Eros）的希臘神話故事，作為催化諮商師專業發展的一種方法，幫助受督者從希臘神話中的角色，探索與個人諮商專業發展階段相似的部分。在「賽姬與丘比特」故事中，主角丘比特被愛芙羅黛蒂女神（Aphrodite）指派需要完成四項看起來似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1）將一大堆混亂的種子進行分類；（2）從金色的公羊身上蒐集羊毛；（3）從最高的山峰上取水注滿一個長頸瓶；（4）從陰間取回一瓶擦了會變美麗的軟膏。

Sommer與Cox指出上述每一項任務都可比擬為督導中的重要課題。首先，將一大堆混亂的種子進行分類，可比喻受督者的個人價值觀。而蒐集金色公羊身上的羊毛，則可比喻受督者對於宣告自身權力的需求。從高峰上取水注滿長頸瓶，意味著受督者對於維持個人觀點的掙扎。而到陰間的遊歷，則意味著教育受督者想要成為一位諮商師需要學習拒絕。

Sommer與Cox相信督導者和受督者分享這些詮釋，將有助於受督者發現諮商師在專業發展歷程中常見的掙扎，並且協助受督者概念化自己的發展歷程，提供受督者獲得瞭解個人價值觀和個人潛能的途徑。同時協助受督者辨識與溝通諮商師發展歷程常見的挑戰，並以神話為基礎的隱喻提供受督者催化自我覺察、動機和自主性的潛能。最後，督導者藉由鼓勵受督者發展出自己對於故事的詮釋，使督導者有機會以新的方式瞭解受督者。

上述三個故事輔助督導的方法，目標均在協助受督者探索諮商專業發展歷程中相關的個人議題，發展自我覺察，以及拓展對於個案議題的理解等。

三、沙盤與物件

由於視覺藝術媒材在創造性督導歷程中的使用，可能會受到受督者個人創作能力之侷限，有時候想畫出某種關於個案的感受，卻沒有足夠的能力繪畫出來；或因想像力不足，而無法對於隱喻故事有太多的想像。因此，一些督導者便試圖在督導歷程中使用沙盤遊戲治療中的物件，或是在沙盤中進行創作。這些物件涵蓋各式各樣的種類，例如動物、人物、自然情景、生活用品、交通工具、神話與想像等，以協助受督者藉由物件與沙盤創作進行表達。Markos與Hyatt（1999）、Dean（2001）、Moore、Petrazzi-Woods與Williams（2003）、Fall與Sutton（2004）、Griffith（2007）、Reece（2007）、Gibbs與Green（2008），以及McCurdy與Owen（2008）等人，均對於沙盤媒材在督導中的運用有一番論述。

大致而言，沙盤督導可以協助受督

者達成許多督導目標。Markos與Hyatt指出邀請受督者在沙盤內描述個案的議題與治療關係，可以協助受督者對於個案的問題獲得新洞察。他們相信受督者藉由沙盤上的物件扮演自己的晤談歷程，可以協助受督者對於治療關係開啟潛意識的想法。此外，在督導中使用沙盤也可以產生平行學習歷程，意謂著採用沙盤進行督導，也能夠協助受督者學習如何在自己的治療工作中使用沙盤協助個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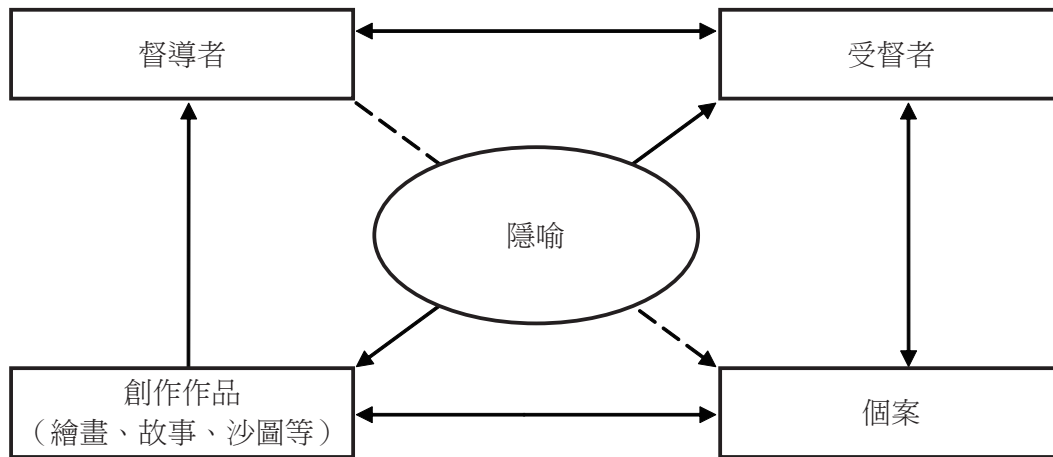
Fall與Sutton則指出在督導中使用沙盤有助於降低受督者的防衛，強化受督者的創造力和右腦活動，並且讓受督者藉由沙盤創作的視覺方式呈現自己的個案，提升受督者的個案概念化技巧。他們並說明使用沙盤能允許受督者對於何以自己先前會被個案脅迫，產生新的觀點。

肆、創造性督導的隱喻內涵與功能

創造性督導與其他督導方式的焦點相同，除了協助受督者瞭解成為一位諮商師的歷程之外，也催化受督者個案概念化的技巧。更重要的是，創造性督導更重視藉由表達性藝術媒材的使用，活化受督者的創造力，從更多元的面向瞭解個案，拓展受督者個人的內在資源和協助受督者覺察情緒等。茲進一步論述創造性督導的隱喻內涵和功能如下：

一、創造性督導的隱喻內涵

在創造性督導歷程中運用表達性藝術媒材，很重要的原因之一為這些表達性藝術媒材能夠協助受督者獲得非語言的訊息，透過對此訊息的覺察進而拓展



圖一：創造性督導的四維互動圖

註：1.圖中實線表示直接通路，虛線表示間接通路。

2.箭頭表示溝通流動的方向。

受督者的視野。而創造性督導之所以具備非口語訊息的內涵，主要在於創作過程和作品的隱喻（Guiffrida et al., 2007），例如受督者在創作過程，對於某個景象的特殊描繪，或是受督者在創作某個場景時，面部表情、身體姿勢特別彰顯等。此外，受督者完成創作後，作品所傳遞出來的訊息可能隱含受督者對於個案隱而未說、或是隱而未現的訊息，亦即作品中可能浮現受督者真實，但卻被受督者壓抑的訊息。Amundson指出隱喻讓受督者得以透過簡要的視覺圖像，蒐集到一系列與個案相關的複雜資訊。督導者與受督者深入討論這個視覺圖像，將有助於受督者發展出對於個案的新觀點，以及新的諮商方向。透過作品的隱喻，受督者能夠從隱喻訊息中，對諮商歷程獲得更多的覺察，進而提升諮商效能。

一般而言，創造性督導以隱喻為中介，在督導歷程中，創作作品在督導者、受督者和個案三者之間衍生而來的隱喻溝通，不僅有助於受督者將無法言喻的內在深層部分表達出來，更有助於

拓展與個案相關的多元議題，提升督導效能。因此，通常在創造性督導過程中，督導者與個案並未有直接的互動，而是經由督導者與受督者的互動，間接影響受督者與個案的互動，而產生督導者與個案之間因隱喻為中介所產生的間接互動（請參見圖一的督導者與個案之間的虛線連接），而接受督導中的受督者，其與個案的互動又影響到受督者的創作或使用的隱喻。在督導中使用受督者的作品，督導者與受督者還可以透過口語的討論與分享，協助受督者將創造歷程的經驗與想法進行整合，增進領悟與成長的獲得（Manathungaa, Pesetab, & McCormackc, 2010）。綜合言之，創造性督導除了口語溝通之外，特別強調督導者、受督者與個案三者之間，因受督者的作品成為媒介衍生而來的隱喻溝通，使督導者、受督者、個案三者之間產生直接或間接的互動，增進督導的影響效能。因此，在創造性督導歷程中，可能形成一個「督導者－受督者－個案－創作作品」的四維互動歷程，詳如圖一所示：

二、創造性督導的功能

由上圖一可以看到隱喻在創造性督導歷程之中扮演很重要的核心元素。茲將本文前面介紹各個學者所延伸之創造性督導方法與技術有關之督導功能歸納與說明如下：

（一）促進受督者的表達與覺察

創造性督導強調督導者藉由表創造性媒材的策略性介入，催化受督者表達與覺察。此外，督導者也能夠藉由具體的媒材傳達出來的訊息了解受督者的想法與狀態，提升督導的效能（李佳儒，2008；曾仁美，2007；Lahad, 2001）。

（二）拓展受督者的直覺與敏感度

創造性督導為受督者開啟直覺能力的窗口，允許受督者使用其他取向可能無法達成的方式進行反思與傳遞洞察，以及獲得新的啟發（Newsome et al., 2005; Walkins, 1995）。而國內學者陳均姝（2001）也指出使用表達性藝術媒材有助於新手諮商師發展專業直覺與思考敏捷度。

（三）提升受督導者多元能力與覺察

創造性督導不僅有助於提升受督導者的直覺能力，更有助於受督導者在參與督導的歷程中，提升情緒、知覺、以及創造力等面向的能力。這些面向的能力，均是成為一位有效能諮商師的核心元素。更特別的是創造性督導的歷程中，可以協助受督導者拓展對於自我的覺察，以及對於他人的覺察（Newsome et al., 2005; Walkins, 1995）。

（四）提升個案概念化的能力

Amundson指出，個案概念化與創造性督導中的隱喻溝通歷程有許多相似之處，兩者均強調將認知層面、情緒層面、個人層面等資訊進行整合。隱喻則

在達成這個整合的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Stone與Amundson（1988）更依據其研究結果做出結論——隱喻性的個案繪畫方法可以用來催化個案概念化技巧，特別是需要概念化的個案之主訴問題與憂鬱、自殺和關係問題相關時。

（五）提升團體督導的效能

Newsome等人（2005）指出，在督導中整合表達性藝術媒材的創造性團體督導，可能是一種催化督導者與團體成員間有效溝通的方法。此外，創造性團體督導歷程也有助於催化團體凝聚力的發展，以及藉由創作作品協助成員在督導團體中與其他成員分享自己的想法與感受，協助成員獲得新的啟發。Neswald-McCalip、Sather、Strati與Dineen（2003）認為整合創造性取向的督導模式在諮商師教育與訓練是可接受的，將有助於提升學生的學習與自我知識。

總之，儘管創造性督導不能完全取代傳統的口語督導方法與技術，然而，創造性督導在督導歷程中，可以透過「督導者——受督者——個案——創作作品」的四維互動之間，藉著直接或間接的隱喻溝通，產生多元的功能。這些多元的功能往往也非傳統督導方式所能達成，因而創造性督導可以作為輔助傳統督導的方式與技術，提升督導效能。也因此，督導者可善用創造性督導的各種技術與功能，選擇與配合受督者的督導需求或督導情境，將創造性督導的方式與技術做最適當的應用。

伍、結語

創造性督導即是在督導過程中，督導者策略性的運用表達性藝術媒材，幫助受督者自我表達。而在「督導者——受督者——個案——創作作品」之間的四維

互動溝通管道，不但受督者能夠透過隱喻的特性，進行豐富且有深度的口語與非口語表達，督導者也能藉助受督者的作品，對於受督者有更細緻的理解，並且可以藉助作品的創作讓受督者感到較安心、較自主、較充分，甚至較有趣進行表達的督導。督導者在進行創造性督導時，需要把握選擇與運用表達性藝術媒材，營造安全與自由的督導氛圍，應用創作過程與作品中的非口語訊息與隱喻，以及結合口語與非口語的訊息等。此外，創造性督導也強調藉由創作催化受督者的表達與覺察，並從媒材瞭解受督者的想法與狀態，發展受督者的直覺與創造力，提升督導品質與效能，促進受督者的專業發展與自我成長。最後，督導者在進行創造性督導時，必須對於表達性藝術媒材的特質有一番認識與體驗，才能充分發揮各種媒材的效用，協助受督者從督導過程中獲益。

參考文獻

- 李佳儒 (2008)。創意性督導模式初探。
諮商與輔導, 269, 47-50。
- 陳均姝 (2001)。促進諮商師概念化知能的督導策略與過程 (上)。*諮商與輔導*, 192, 21-24。
- 曾仁美 (2007)。表達性沙盤督導歷程受督導諮商員之知覺經驗分析探究。載於淡江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研究所主編，**2007表達性藝術治療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頁35-56)，淡江大學，台北市。
- Amundson, N. E. (1988). The use of metaphor and drawing in case conceptualization.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66, 391-393. doi:10.1002/j.1556-6676.1988.tb00895.x
- Bernard, J. M., & Goodyear, R. K. (2008). *Fundamentals of clinical supervision* (4rd ed). MA: Allyn & Bacon.
- Dean, J. E. (2001). Sandtray consultation: A method of supervision applied to couple's therapy. *The Arts in Psychotherapy*, 28(3), 175-180. doi: 10.1016/S0197-4556(01)00099-5
- Drewes, A., & Mullen, J. A. (2008). *Supervision can be playful: Techniques for child and play therapist supervisors*. NY: Jason Aronson.
- Fall, M., & Sutton, J. M. (2004). *Clinical supervision: A handbook for practitioners*. Boston: Pearson Education.
- Gibbs, K. A., & Green, E. J. (2008). Sanding in supervision: A sand tray technique for clinical supervision. In A. A. Drewes (Eds.), *Supervision can be playful* (pp.27-38). MD: Jason Aronson.
- Griffith, M. (2007). A collaborative model of clinical supervision in sandplay therapy. In Friedman, H. S., & Mitchell, R. R. (Ed.), *Supervision of Sandplay Therapy* (pp.45-52). NY: Routledge Publishers.
- Guiffrida, D. A., Jordan, R., Saiz, S., & Barnes, K. L. (2007). The Use of Metaphor in Clinical Supervision. *Journal of Counseling & Development*, 85(4), 393-400. doi: 10.1002/j.1556-6676.2007.tb00607.x
- Higgins, J. A., & Dermer, S. (2001). The use of film in marriage and family counselor education. *Counselor Education and Supervision*, 40, 182-192. doi: 10.1002/j.1556-6978.2001.tb01251.x
- Hoffman, M. A., Hill, C. E., Holmes, S. E., & Freitas, G. F. (2005). Supervisor perspective on the process and outcome of giving easy, difficult, or no feedback to supervisees.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52(1), 1-13. doi: 10.1037/0022-0167.52.1.3
- Ishiyama, F. I. (1988). A model of visual case processing using metaphors and drawings. *Counselor Education and Supervision*, 28, 153-161. doi:10.1002/j.1556-6978.1988.tb01781.x
- Lahad, M. (2001). *Creative Supervision: The Use of Expressive Arts Methods in Supervision and Self-Supervision*. London: Jessica Kingsley Publishers.
- Lizzio, A. & Wilson, K. (2002). The domain of learning goals in professional supervision. In M, McMahon & W.

- Patton (2002)(ed.). *Supervision in the helping professions*, 27-42. Sydney: Prentice-Hall.
- Manathungaa, C., Pesetab, T., & McCormackc, C. (2010). Supervisor development through creative approaches to writ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Academic Development*, 15(1), 33-46. doi: 10.1080/13601440903529893
- Markos, P. A., & Hyatt, C. J. (1999). Play or Supervision? Using Sandtray with Beginning Practicum Students. *Guidance & Counseling*, 14(4), 3-6. doi: 10.1037/0022-0167.52.1.3
- McCurdy, K. G., & Owen, J. J. (2008). Using sandtray in Adlerian-based clinical supervision: An Initial empirical analysis. *The Journal of Individual Psychology*, 64(1), 96-112.
- Moore, H., Petrazzi-Woods, A., & Williams, F. Y. (2003). Using the sandbox: A case presentation technique. *The journal of Pennsylvania Counseling Association*, 6, 35-40.
- Neswald-Mccalip, R., Sather, J., Straty, J. V., & Dineen, J. (2003). Exploring the Process of Creative Supervision: Initial Findings regarding the Regenerative. *Model Journal of Humanistic Counseling,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42, 223-237. doi: 10.1002/j.2164-490X.2003.tb00008.x
- Newsome, D. W., Henderson, D. A., & Veach, L. J. (2005). Using expressive arts in group supervision to enhance awareness and foster cohesion. *Journal of Humanistic Counseling,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44, 145-157. doi: 10.1002/j.2164-490X.2005.tb00027.x
- Osmond, J., & Darling, Y. (2005). Reflective analysis: Techniques for facilitating reflection. *Australian Social Work*, 58(1), 3-14. doi: 10.1111/j.0312-407X.2005.00179.x
- Reece, A. T. (2007). Sandplay supervision in a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center. In H. S. Friedman, & R. R. Mitchell (Eds.), *Supervision of sandplay therapy* (pp.113-125). NY: Routledge.
- Shepard, D. (2002). Using screenwriting techniques to create realistic and ethical role plays. *Counselor Education and Supervision*, 42, 145-158.
- Sommer, C. A., & Cox, J. A. (2003). Using Greek mythology as a metaphor to enhance supervision. *Counselor Education and Supervision*, 42, 326-335. doi:10.1002/j.1556-6978.2002.tb01806.x
- Stone, D., & Amundson, N. (1989). Counselor supervision: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the metaphoric case drawing method of case presentation in a clinical setting. *Counselor Supervision*, 23, 360-371. doi:10.1002/j.1556-6978.2003.tb01823.x
- Toman, S. M., & Rak, C. F. (2000). The use of cinema in the counselor education curriculum: Strategies and outcomes. *Counselor Education and Supervision*, 40, 105-114. doi: 10.1002/j.1556-6978.2000.tb01242.x
- Valadez, A. A., & Garcia, J. L. (1998). In a different light: An environmental metaphor of counselor supervision. *Texas Counseling Association Journal*, 26, 92-106.
- Wilkins, P. B. (1995). A creative therapies model for the group supervision of counsellors. *Journal of Guidance & Counselling*, 23(2), 245-257. doi: 10.1080/03069889500760251
- Young J. S., & Borders, D. L. (1998). The impact of metaphor on clinical hypothesis formation and perceived supervisor characteristics. *Counselor Education and Supervision*, 37, 238-256. doi: 10.1002/j.1556-6978.1998.tb00548.x